

雪 涅 / 著

• 精心经营咖啡屋，新派一物
SHANGXINDEKAFEIWU
黄河出版社



精心经营的咖啡屋

I247.5
571

400...

伤心的咖啡屋

雪 涅 著

黄河出版社

1992. 济南

鲁新登字第 13 号

伤心的咖啡屋

雪 涅 著

黄河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大纬二路 325 号 邮编 2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书刊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50 千字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30000 册

ISBN 7—80558—231—9/1·38 定价:3.6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催人泪下又发人深省的悲剧故事。

他和她本是一对未成年的少男少女，却做出了超出常轨的举动；她的爸爸和他的妈妈本来各有配偶，却常常在一起偷欢……

于是——

罪恶的床第，实施着罪恶的计划，纯情的少女失去了宝贵的贞操；小生命尚未诞生，“小父母”便双双身亡……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作者以其浓烈的情感，憾人的笔触，勾画出一幅历来言情小说中少见的回肠荡气却又惊心动魄的矛盾画面，无情地鞭挞了婚外恋的罪恶行径，控诉了“黄毒”对青少年的毒害。阅后，将给您留下不尽的沉思……

小 引

初夏。六月里风和日丽的某一天。

北京夏令时早晨六时左右。

在省城S市红蜡烛咖啡屋工作的小姬，比往常早一小时，就从家里骑着她那辆玫瑰红色美奇牌坤车动身，一路恹恹[†]西惶惶，朝着处于喧嚣闹市区的红蜡烛咖啡屋赶去，鲜艳的蝙蝠衫在身后一飘一飘的。

红蜡烛在市内是座极幽雅的咖啡屋，地处黄金地带，生意极好，薪俸颇高。小姬很幸运自己有这份工作，她也干得挺卖力。

昨晚，她突然接到男朋友打来的电话（男人总喜欢搞突然袭击，以显示他们操纵女人的力量），要她马上去他家。他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小姬说，他托朋友搞了几本内部录像片，内容很刺激，要她立刻赶去，千万莫错过良机。

小姬正处在喜欢找刺激的年龄，一听就心急火燎。可偏偏赶上她当班，忙得分不开身。同班的另一位女招待上午就打电话给经理，请了病假，其他人一时倒不过来，她只好一个顶俩，忙得热火朝天，心里却愁着没机会脱身。“都他妈赶到一块了！”小姬在心里抱怨着。

是啊，内部录像片太富有诱惑力了！

恰在这时，老天长眼，突然停电了。大概又是对过的康尼舞厅超负荷用电，而祸及她们。红蜡烛和康尼用的是一条线路，就象一对孪生兄弟。康尼感冒，红蜡烛准他妈发烧。经理早就说找供电部门改改线路，可一直是停留在嘴上。

后厅操作间一团漆黑，像突然掉进墨潭，里面人叽哇喊叫，嚷成一片，说是保险丝又爆了，喊着快去找电工。

可是这会儿上哪儿去找电工呢？咖啡屋又没有配专职电工。

经理从后厅操作间来到前面营业厅。屋宇上悬着的枝形流苏吊灯灭了。轻曼的音乐嘎然而止。只有寥寥无几的桌位上点起一两枝煨煨的红蜡烛，照着满厅鬼影幢幢。

顾客嚷嚷着发着牢骚，纷纷起身走去。

“今晚提前收了吧。”经理招呼着小姬，“你快收拾收拾！”

嗨，经理也行好了。他一准事先与夫人约好晚上有床上戏。

“喂！”

小姬高兴地应了声，就急忙跑去关上营业厅的玻璃旋门，然后锁死拉了拉，回身看看一个个空寂的厢座，心想放到明天再去收拾它们吧。

她跑过去，“扑扑”吹灭了那几枝燃烧的红蜡烛……

咖啡屋准八时开始对外营业，小姬这会儿提前赶去，是想抢先拾掇好营业厅。不然，经理来了，准会大发雷霆。

小姬匆匆赶到红蜡烛咖啡屋，把车子锁到停车间，然后穿上工作服，换上雨靴，拎来水桶和拖把，一边哼着昨夜从内

部录像片里学来的色迷迷的插曲，一边捋着胳膊擦拭漆亮的厢座。当她哼唱着擦到厅内一隅僻静的厢座时，一下噤口无声，两眼发直，只见一对少男少女一手相勾，斜歪着躺在座椅的一角，瞪着恐怖的黑眼睛，瞳孔放大，口角出血，面如土色，神态极悲壮……

“啊——！”

小姬终于喘出一口气，大惊失色地喊叫着，扔下抹布，拚命朝后厅跑去。

“快来人啊！”她失声地尖叫。

可是，这会儿哪来的人呢。

她跑到后厅，倚靠在操作间的墙壁上，呼呼喘着粗气。少顷，她稳稳神，镇定了一下，忽然醒转过来，发疯似地扑向办公室，抓起桌上的电话，手指抖抖索索地拨动了匪警号码……

第一章

龙龙是在一个极偶然的情况下，发现妈妈和另外一个陌生男人的秘密关系的。

那是仲春四月初一个星期六的黄昏。

对于一个贪玩而又喜爱体育运动的中学生来说，星期六的翩然光临总是令人愉快令人振奋的，痛快淋漓的星期日（伙伴们称之为“解放日”）就在眉睫。况且，这个星期日对龙龙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呢。

当校工刚刚敲响学校那口古老的铁钟，龙龙就迫不急待地拎起书包，顺势朝身后一甩，手一挥，招呼起班里几位患难与共荣辱相衔的球友：

“伙计们，走啊！”

他用脚尖朝桌下一勾，躺在那里的足球听话地弹到他手下。他运着球峰回路转地跑出教室。

龙龙是班里的体育委员，极有号召力。他那帮如胶似漆的小哥们招之即来，一个个跟着弹出教室，放羊般地呼喊着冲出校门，奔向那令他们如痴似醉昼思夜想的体育场——那儿有一片碧草芊芊的绿地。

龙龙是校足球队的球星。一个硬棒棒顶呱呱的中锋，球

踢得帅极了。在校足球队里素有小马贡多纳之誉。这毫不含糊，尤其是他用头顶球射门，一跃腾空而起，敏捷如猿，身轻似燕。头猛地一偏，那球就象长了眼睛似的，单单瞅守门员意想不到的方位，唰地蹿入球门。害得守门员四肢朝天地摔倒在地。

嘿，这一招真他妈厉害！足足让他的崇拜者们佩服得一塌糊涂，只差没振臂高呼：

“陈龙万岁！”

星期六的这场球是决战前的预演。

龙龙和球队的铁哥们已私下代表他们四中，向一向倨傲不驯的市六中下了挑战书。六中足球队是市中学生队的三强之一，倘若能踢败六中，龙龙们就可以大大咧咧地跻身市中学生三强之列。

这是龙龙和他的队友们梦寐以求的。

比赛就定在明天，恰好又是个星期天，可以想象，那是一场艰苦卓绝的球赛。

龙龙似乎成竹在胸。他有决心杀杀六中的傲气，把他们踢得人仰马翻，一败涂地。

这之前，学校里的球迷们早就放出话来，倘若龙龙们能代表四中挫败六中，大家就掏腰包凑份子，在市内最著名的大观园酒楼大宴宾客，犒赏他们这些凯旋的足球健儿。

龙龙不想跟大家打赌。他暗暗攥紧拳头：

“妈的，你们就等着瞧吧！”

星期六那场球踢得如火如荼。球友们个个如狼似虎，流星般穿梭奔跑于绿茸茸的足球场上，整个球场险象丛生，高潮迭起。

龙龙时而亲自上阵，时而做场外指导，并针对六中球队的一贯踢法和球场战术，制定了几套应“敌”战法。大家叽哇喊叫，横冲直撞，直至踢得太阳徐徐坠入一片灰色的楼群，仍未尽兴。

龙龙看看天色，忽然记起妈妈下午临上班前的叮嘱，想起爸爸下午去了黄山，家中无人，他该早些回家。再说，队友们也不能过于疲劳，必须留着劲儿，参加明天的决战。

球滚到脚下，龙龙一脚将球踢给胖跬跬的后卫田劲，高腔大噪地对球友们喊道：

“好啦，今天就踢到这儿，大家煞煞兴，把劲儿留到明天用；听着，明天咱们准时来这儿汇齐，谁也不许迟到！”

他转向田劲，嚷道：

“田劲，你顺便把我的车给推过来。”

“好喽！”

田劲应了声，抱起足球，如听将令般地跑去推车。

龙龙拢拢汗淋淋的头发，记起晚上电视里将继续播放惊心动魄的电视连续剧《神探亨特》，忙又补充说：

“喂，大家都记住，今晚谁也不准看电视，先把他妈的亨特和麦考尔扔到一边去，早早睡觉，养足精神，明天胜负在此一举！”

“走你的吧，没问题！”

球友们喊。

龙龙满意地一笑，拎起草坪上的运动衣，披在身上，两条袖筒朝脖子上一系，转身接过田劲推来的自行车，飞身一跃，蹿上公路。

“明儿见！”

他朝队友们挥挥手。

对，骑快点，就象环城自行车赛。龙龙时刻都置身于最佳竞技状态。

他两耳生风，一路夹着自行车游鱼般穿梭于熙熙攘攘的车流中，他左躲右闪，一如在绿色的足球场上带球过人，其车技也不同凡响。

车到喧嚷的闹市区。

十字街头。恰似偌大的、人头攒动的十字架。

红灯。如同鲜嫩欲滴的蜜桔。

“他妈的。”龙龙猛地捏住车闸。车轮叽地一声，在白色停车线内钉住。顿时，快车道内车队洪水猛兽似地从他眼前穿流而过，尼桑、皇冠、奥迪、标致、蓝鸟、三菱、伏尔加、丰田、桑塔纳，还有复利和大发，还有形状丑陋如乌龟的小波兰，还有……

龙龙的眼睛不时地辨别着各式各样的轿车。他很奇怪，他不理解，在中国的马路上为什么竟然跑着这么多的外国车辆？！这时，一辆涂有刺目的、高胸丰乳的美女广告图样的公共汽车，蠢笨如牛地慢慢滑过……

街市的灯刷地亮了，火树银花，璀璨一片。马路对面一侧的红蜡烛咖啡屋门厅前的霓虹灯闪烁闪烁，妩媚而妖冶；门当户对的康尼舞厅也不甘示弱，嘭嚓嚓地揭开夜的序幕，变幻着奏出迪士高乐曲，间或夹杂着立体声流行歌曲外加斯科打浑的谐谑小调，情调热烈，加剧了都市入夜时的喧嚣。

都市的夜是骚动不安的！

红灯灭了。绿灯亮起。滞在白色斑马线内的车队，有如听到起跑令的田径健儿，刷地冲刺出去，车铃嗒嗒啦啦唱成一片，刺耳的嘈杂。

龙龙夹在车流里冲过十字路口，正欲闯进一侧的金寨路，却不知怎地兀自在交通岗那儿钉住了。他腿支地，呆愣愣地竖在那里，眼睛直视前方，盯望着红蜡烛咖啡厅门前的一对时装男女。那对男女显然刚从咖啡屋里出来，拾级而下，喜笑颜开地说着什么，表情极欢悦。

男士看去有四十岁，或许还要年轻点。他身着一套挺括而质地考究的金毛培洛蒙西装，布色鲜亮，扎着猩红如血的真丝领带，外表即英俊又潇洒。

女士穿着嫩绿色蟹钳领上衣，米色旗袍裙，裸着两条颀长而优美的腿，似乎套着长筒袜，肉色很鲜艳。她肩挎仿蛇皮的小巧玲珑的坤包，显得雍容大方，与那男士谈笑间更是顾盼生姿，巧笑倩兮。

此时，男士笑微微将嘴凑上女士的耳际，小声叽咕了几句，女士嫣然一笑，男士一手顺势从后抄过去搂住女士的腰，两人款款走下门厅的台阶。

“妈妈！”

龙龙张大嘴，差点没喊出来。可他喉头哽哽的，象堵了块硬东西。他两手不由地一松，车在他的胯下瘫向一边，碰疼了他一条腿。

妈妈依偎着那男士朝他的方向走来。龙龙紧缩着退了几步。他不知自己为什么要退却，是怕妈妈看见了他尴尬，还是怕自己尴尬？

妈妈并没朝他走来。她和那男士挨马路边站下。男士朝

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流看了片刻，很潇洒地朝一辆放空的计程车摆了摆手。

计程车徐徐靠路边停下。他走上前欠身打开后车门，一手托着妈妈的胳膊扶她钻进车，紧随着他仄身坐进车，砰地关上车门。

计程车兜了一圈，折而向西沿五彩缤纷的长江路缓缓驰去。

“妈妈！”

龙龙大喊一声，甩下车紧追几步，又呆呆地站下。

“妈妈这是去哪儿？”

他定定地望着那辆计程车，车后两块嫣红如血的尾灯渐渐远去了。

第二章

龙龙没有吃晚饭，尽管他肚子咕咕的唱着空城戏。

他在盥洗室匆忙冲了个澡，就闷闷不乐地钻进自己单身汉的居室——那是他自己的小天地。惯常在家龙龙就喜欢一人独处，虽说独处是寂寞的，但龙龙仍希望在不受父母妨碍的条件下去寻找自己的凝视、自我陶醉、自我安慰的时间和空间，尽量享受一人独处的乐趣。

此时，他躺在他的单人钢丝床上，心猿意马，呆痴痴地望着灰白的天花板，开始瞎想一气……

写字台上，安静地摆着一张纸条，那是妈妈临出门时写给他的；妈妈走的匆忙，字写得龙飞凤舞：

龙龙：

饭留在冰箱里，你吃时热一下。妈妈晚上去单位开会，要很晚才能回来，不要等我。

妈妈 即日

刚刚，龙龙进家看到这张便条时，不知怎地，就陡然感到一阵难捱的厌恶，象突然吞下只又肥又大的绿头苍蝇，五

脏六腑几乎要翻个个儿。

“扯谎，妈妈在扯谎！”

龙龙心里嘶喊道。

他已经不是个孩子了。他已经与以往的父母保护和教诲下一贯安定的生活告别，心理上已走向“断乳”期。最明显的例证，便是他唇上已生出一层毛茸茸的黑胡须，面颊上也长出令人担忧的粉刺。还有他身材长得比母亲高，变得差不多可以和魁梧的父亲并驾齐驱。“我已经是大人了。”龙龙这阵子毫不含糊地感受到自己已走向成人。为此，他既感到惊喜和自豪，又有些难以言喻的惶惑和不安——不是吗，爸爸在家时，不常常谑称他是“小单身汉”吗？——再有，他近来总频繁地出现遗精（真讨厌！），那几乎都是在他有过剧烈的运动，又洗过痛快热水澡，躺在暖融融的被窝里之后发生的事。说来也怪，他做了一连串前所未有的稀奇古怪的梦。一个童话的世界，里面辉映着淡蓝色的氤氲和浪漫的情调，常常于扑朔迷离的氛围中，踽踽一人行走在幽默的峡谷里，身后总影影绰绰跟着一位似曾相识的极漂亮的女孩儿，呼唤着他，追赶着他；他转过身，只见那女孩儿裸着汉白玉般的身体，披着皎洁的白纱，翩翩向他扑过来……也就在这美妙的时刻，他的下部就……唉！

起初，他猛然发觉裤衩上粘粘的白色液体时，禁不住涌起一阵阵羞臊和害怕，担心小便出了什么古怪而又可怕的毛病。后来，他偶然从同学田劲那儿拜读了一本性知识的小册子，那小册子被揉得皱巴巴的，书名好象叫《新婚必读》。于是，他这才恍然大悟，心境随之渐渐坦然。从此，龙龙油然而产生一种男子汉独有的优越感：原来那从他体内排泄

出的叫做精子的玩艺儿，竟会奇迹般地创造生命啊！

由此，他联想到爸爸妈妈和他。他竟从一个蝌蚪状的小东西演变一个活脱脱的男子汉。念及于此，他忍不住暗自嘿嘿笑了——他一下明白了男女间的许多事情。

他养成了手淫的习惯，并时常陶醉在瞬间的快感中……

开会？妈妈绝不是第一次向他撒谎，她和那个陌生男人也绝不是第一次……

仅凭红蜡烛咖啡屋门前看到的一幕，龙龙现在完全可以肯定。绝对的！

然而，龙龙实在不想把妈妈朝坏处想，她毕竟是自己的妈妈。可是，妈妈和那个陌生男人搅在一起的一举一动，不能不让龙龙产生某种联想，不能不让龙龙重新评估自己的妈妈！

的确，妈妈和那个男人太亲热了，勾肩搭臂，眉来眼去，绝不是一般的关系，绝不是同事之间的友好往来，而是一种超出常规的……龙龙曾亲眼目睹过爸爸和妈妈那样亲热过，但那已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了。龙龙上中学以后，似乎再没有见他们那样亲热过。相反，却经常见他们各行其事，互不理睬，有时甚至发生争吵。龙龙不止一次地见到妈妈在叹气，听到妈妈在抱怨！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产生这些不快？为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会蒙上一层阴影？龙龙搞不清内中的原因。而现在，一个突如其来的男人竟然充当了爸爸过去的那种角色。不，那男人绝不配和爸爸比，他是什么东西？他怎么能取代爸爸？不过，他不得不承认那男人要比爸爸漂亮些，也要潇洒些。

似乎是为了证实这一想法，龙龙霍地从床上弹起，走进爸

爸和妈妈的卧室。

卧室里，爸爸和妈妈结婚时的合影照片，高高地悬挂在他们床边的墙壁上。爸爸穿着中山装，妈妈穿着那个时代颇为流行的方便装。妈妈在笑，爸爸也在笑。妈妈笑起来象个情窦初开的纯情少女。她那时扎着羊角辫，的确象个纯情少女，含情脉脉中隐约透着女性的腼腆。

龙龙此刻忽然觉得妈妈的笑变了形，变得那么做作，那么虚伪，整个儿在装模作样。这感觉，龙龙从来没有过。他过去只知道妈妈漂亮，比许许多多的女人都漂亮，并暗自为有个漂亮的妈妈感到幸福和骄傲。然而现在，龙龙却觉得妈妈的漂亮简直就是一种罪恶，妈妈的所作所为亵渎了她的漂亮。

他避开妈妈的笑容，将目光移向爸爸宽厚的脸上，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爸爸宽宽的前额，高挺的鼻梁，厚实的嘴唇，一对明眸闪烁着深邃而智慧的光亮。在这双眼睛面前，龙龙从未敢说过一句谎话。

有一次，爸爸曾对龙龙说：“现代人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子；古人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听着，龙龙，做人可不能说谎话，你要说谎话，你的眼睛就会向我告状的……”

龙龙说：“我才不说谎呢！”

龙龙从内心里崇拜爸爸，热爱爸爸，在他身上丝毫没有《心理学》书上说的那种“恋母情绪”。爸爸是伟大的，他看问题总是那么深刻，那么令人佩服。还有爸爸他为人忠诚，就是对他龙龙也从不板着面孔以长辈自居；而是坦诚相